樂靜集

一

樂靜集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集部

別集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樂靜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臣等謹案樂靜集三十卷宋李昭玘撰昭玘字成季宋史云濟南人考昭玘籍本鉅野葢嘗署濟陰而史遂誤為濟南也元祐中擢進士第歷官提點永興京西京東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立召為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

卿出知滄州崇寧初編入黨籍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史稱昭玘坐廢以後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以十囊命曰燕遊十友侯蒙為昭玘校試所舉士及蒙執政感舊恩使人致意昭玘惟求秘閣法帖而已其孤介自守不汲汲仕進如是故其胸度夷曠發為文章皆光明俊偉無依向渰洄之態亦無囂呼憤戾之氣又早為蘇軾所知

耳濡目染具有典型北宋之末翹然為一作者當時與晁補之齊名固不虛也其集前後無序跋不知何人所編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皆不著錄葉盛菉竹堂書目有之而無卷數惟焦竑國史經籍志三十卷此本凡詩四卷徐州十事一卷記一卷傳序一卷襍文二卷書二卷表三卷啓狀七卷疏一卷青詞疏文一卷僧疏一卷進卷二卷試館職策一卷

碑誌行狀三卷與焦竑志合葢即竑所見之本也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樂靜集卷一

宋 李昭玘 撰

遊白鶴觀

春歸十朝八九[illegible]假出萌[illegible]日夜發百觜競撐突駕

揭山[illegible]搖鬖[illegible]鶴[illegible]何時蒼檜暮蕭窣雲霞

[illegible]今往昔已非解纓濯流深澈幾照骨毛寒不

敢[illegible]下必有神物昔人其徃徃音影詎磨沒嗟予質汙

下見亦被呵咄仰慙逍遥遊未忍塵土汨時須挹高風為我一吹拂

從張聖塗乞石

先生築高隱趣好清且獨雲龍峯上石跋草自鑿斸發竅號陰怪窮根攪坤腹山靈不敢愛鞭叱潰崖谷危躋已穿屐大載幾折軸直欲起巖巖未容買碌碌心營合天造指化出神速突兀傲中巔憑陵勇雙矗獸蹲目睥睨龍攫腰回蹙縮脰立幽烏孳顱卧孤犢鯨鱗老廉利

相角怒撐觸軒昂鶴引味顯肩鼇跂足騰空快高思排
峭驚醉目伊余竭來遊步百吟周復顧從乞其餘伴我
東牆竹猿鶴莫相嗔此客意非俗常令月色照敢使塵
土辱日待風雨來起看空遶屋

送王子中南歸筠州

荆山美璞昔未發鬼神訶守誰可奪妙工伐石強剖抉
試之烈火皎氷雪長虹射天晝不滅夜堂流光隨明月
堅厚粹温函正氣不許時人巧雕鐫羞與佩環爭細碎

直登丘壇薦天帝世無琅玕来作貢楚人未售空長慟
索價當高勿輕用緹囊十襲須珍重

送徐州舉人赴省試

淮夷之珠照夜明泗濵之石聲泠泠昔時大禹致方物
神光玉色羅廣庭比年入獻多豪英褎雄妙思相憑陵
飂飂東書去覲國瘦馬踏雪鬚垂冰長廊白晝天宇清
落筆冉冉風雲生千官拱笏赭袍近碧溝新柳黄鸝鳴
金撾虎士傳姓名魚龍卷尾隨雷聲州人洗眼望歸期

會約春風載酒迎

送李容甫歸北都

先生讀書不下堂堂上有客語琅琅弟子出觀如堵牆怪君眉彩生光芒北都晁夫子一别久相望君來道信問使我開肺腸三日不改服猶覺芝蘭香平生寡投分一笑且云樂慇懃發黃卷鈍吻慳應闕大杵撞啞鐘巳厭音響惡更慙河伯觀未易窮海若索寞歲華晚颼颼黃葉秋歸心劇流水忽忽不可留固知此鱣鯨肯託尋

常溝直須見老聃可化南榮傳海州歲有冲天鵠卵如
萍實光琢玉蜀雞耿然何敢伏羽成不須求日浴一舉
將驚萬人目

雪堂詩寄子瞻

愁雲蔽日昏風發鵝毛大片舞空闊陰崖氷壓木枝折
一鳥不飛人足絶山翁口棹肩擁褐斫竹撑茅勞架結
堂成不用巧丹涅却畫東坡四山雪羣石嶄嶄争皎潔
門外堂間兩清冽萬境一心同瑩徹石牀雲生濕肌髮

布被颼颼冷於鐵半夜哀猿叫山月山翁高哦響修越不道妻啼憂米竭世事薰膏付灰滅長安高門奔請謁赤日炙背沙埋轍僕夫汗流馬吐舌三謁不逢腹欲爇怒氣恐成疽毒裂狂走不須求扇喝此堂一登能濯熱

謝劉主簿見和乞石詩

官居太疎冷門外少車跡蕭蕭此君軒為我慰窮寂貪饕起餘慕遠乞南山石形模太詭陋此詠費搜摭蝦蟇欲上甕作氣屢跳躑心知不可強怒癭猶鼓息但勞旁

者觀笑爾不量力君能惠然来抵鵲輕尺璧明月投我懷坐上光彩溢神心巧鐫鑿變化出胸臆高言寫豪壯健讀口終吃衝風卷海濤蕩潏迷四極陣馬脱重圍戰士皆辟易使人魂魄沮三日不敢食嗟余性頑闇兀兀寡知識臃腫終天年不願借雕飾飜憐孤僻中趣味得所遣拂石雲生手誦詩風滿腋此應長不飢富貴乃毒腊人生多苦辛嗜好須自擇

昂昂千里駒

昂昂千里駒逸氣吞九區東馳越夕兔西走窮朝烏闗山一息過躑躅疑有無快哉穆天子遠駕周四隅嘶聲想雲海弄影有天衢昆丘距赤水度足纔須臾眷言芻粟恩豈敢論形軀雄心忽摧頓倦步成躊躇日暮路途遠天寒毛鬣踈此時垂耳心可復輕疲駑

泛泛水中鳧

泛泛水中鳧上下聲相呼徜徉信波浪澡濯羞泥汙晴洲漾蘋荇雨岸眠菰蒲飲啄亦自足飛遊詎我拘侯門

大池䕩富屋夸庖廚何慙久垂翅未願輕投軀雖非黄
鵠舉幸與白鷺娛逃烹笑窮鴈啄腐嗟飢烏三秋熟粱
稻萬里開江湖寄言澤中子何用張羅 原本闕

飛鴻亭

平野浩空濶危甍兀岧嶤臘盡風日好春回氷雪消朱
絃試揮手度響何翛翛此意復誰共古人今寂寥眷彼
澤中鴻欻起如回飈悠然薄天末去去不可招愧無雙
羽翰萬里同飄颻人生本蕭散知慮勞煎燒悴悴覘聲

利傴僂隨紛嚣安知出世間造適皆逍遥帝鄉果何在

久願追松喬行歌歸去來五斗空折腰

歐雀行

田頭小兒杖敺雀雀飛上枝不敢落繞樹詬罵語聲惡

三時耕鋤一時穫老牛力盡石田薄五龍作嗔風吐雹

赤烏燒雲龍見逐南村賣桑北村熟狐尾毿毿穗齊屋

縣門大書催賦粟南闗飛輓夜摩轂掃舂縛箕十指秃

一米未炊汝先啄直須殺汝償我腹田父坐語兒雀不

纍人人亦飢但令家雀千羣飽莫使征西戰馬肥

春日遊西池

雨餘風日暖野塘春水滿天影倒浮人鏡光環射眼瀾船不可上漠漠低煙晚歸路已埃塵滄波晃鷗遠

樂靜集卷二

宋 李昭玘 撰

闕

欽定四庫全書

樂靜集卷三

宋　李昭玘　撰

觀江都王畫馬

落落名王唐帝孫筆端飛灑只逡巡風雲絶足知何在粉墨餘姿若有神可信權奇盡龍種不應腰褭失天真驊騮寂寞龍眠死更復何人接後塵

暮冬書懷贈次膺四首

一氣推遷星復回人生常苦歲華催凍雲欲雪鴈聲過
臘酒正香梅信来晝夢每因啼鳥喚柴門獨為故人開
自憐衰晚無多事心地都成一寸灰
不住寒岩不姓龐亦無短艇釣清江門庭晝寂人敧枕
几案春生日上窻五畧甘心爭逐獸萬夫落膽看尋橦
何如種取東皐秫爛醉床頭酒百缸
多病猶憑藥可醫若為换却鏡中絲人生得意一搔癢
世事循環千奕棊幸有歸来陶令計何須惆悵杜秋詩

慇懃田父勞相語天命吾今不復疑
慙愧儒冠誤此身塗窮何假問通津門前羅雀正吾事
牆角負暄非世人自喜小槽長有酒獨驚華髮不便春
知君澤畔成新築擬荷鋤犁去卜鄰

出郭閒步

城市不在眼始知天宇寬田園休歲事風物似江干茅
屋上斜照水煙生晚寒徑須追野老笑語暫盤桓

寇彥時自歷下歸攜古鐵刀白石屧尺見贈因以

二詩答之

素質並琳瑯磨礱若截肪動揺風莫慮點污墨須防色

帶泉流潤聲含磬韻長願登青玉案時助寫雲章

右白石壓尺

戰地久埋没洪爐為再燒曽因土花蝕不逐血蒐銷擬

借庖丁手寧懸筆吏腰柔鉛勿多忌一割定相饒

右古鐵刀

次韻庭玉弟暮春作

小雨廉纖春欲歸桃花吹盡鶯来遲閑門却有宜人處
簾幕陰陰睡起時

戲贈閤漢臣廟令

香火餘金月十千指呼巫覡示威權如何報得君王賜
瀝酒慇懃祝萬年

又戲贈漢臣

蕭散官資近十千不須親舊祝無權虎頭食肉非虛語
可待誰人報有年

睡起

病夫無酒破春愁掃榻焚香作睡謀夢覺不知身是蝶
午雞聲裏思悠悠

病中聞雨

官居寥落禁門東秋滿長安一夜風老病不眠成展轉
五更鐘鼓雨聲中

弔劉孝嗣

富貴從來一羽輕胷中萬卷復何營囊錢盡處布衾短

謗焰息時墳草生一日得行須有命百年不死是高名
瑶琴掛壁凝塵滿無復當年流水聲

經睢陽有感

昔日經由一夢同高樓雖在舊游空東流不改當年水
白首已成今日翁梁苑衣冠共黄壤隋堤楊柳幾春風
扁舟莫負南來興咫尺吴松落眼中

南游道中

玉鱠金虀昔未嘗幾迴飛夢到滄浪鄉關望處歸期晚

風水聲中去路長梅使南来問行驛鴈聲北度下斜陽
囊錢未盡江湖近擬買漁舟學漫郎

舟行阻雨

暮雨来何急乘時助發生水邊千樹暗篷底一燈明半
夜起鄉思空陂聞鴈聲春風故留客不為阻歸程

道中書懷三首

竹樹出平岸人家藏遠煙片帆雲度水雙槳鴈隨船綠
變春回地寒生雨後天前途塗盡佳境得意且留連

漸入臨淮路移舟每問津行行風逆水處處雨隨人啼鳥如留客幽花忽見春白魚不論價沽酒莫辭頻

平野青蕪合長橋緑樹低客愁須白酒春意屬黄鸝落日鄉關遠孤村煙水迷清明能幾日却過浙江西

過盱眙宿慈氏寺

行役經旬不自聊强將登覽寄春醪淮吞汴水長增急城覗南峯不讓高賈客正來喧萬井夕陽初下艤千艘明朝更作留連計醉卧西窻聽夜濤

宿慈氏還碧齋有感　齋榜先答書

高僧邀我暫淹留細話朱轓此屢遊不見清談飛麈尾空流悲淚拂銀鈎淮山勝絶千年在人物才華一夢休欲作招寃弔餘恨晚煙踈雨不勝愁

天長道中

細草眠黄犢短籬穿緑楊春聲鶺鴒急田徑蝍蛆長地暖足春物雨頻宜水鄉羇懷不可話倒橐酒須嘗

久雨

苦雨經旬久溟濛勢未收細聲來短蓋横點透重裘潤
曲水流急峯深雲氣浮此行吾自喜所念老農憂

南峯閒步

足健會真賞眼明逃世紛風煙入詩畫杖屨逐僧雲水
濶天疑盡峯寒日易曛羇人正愁思城角不堪聞

登龍游寺

飛構起崔嵬江晴宿霧開風幡兩州見花供四天来日
月依峯轉魚龍觸石回蓬壺在何處更擬上層臺

過虹縣有作

老態倦羇旅不堪行舸催風高鳥橫度汀轉樹交回雨過霧猶濕春寒花未開楚傖如見問不爲米南來

過淮

東風吹雨過淮濵草木精神一番新鴈起沙隄煙隔水寺藏松崦塔招人盪胷長憶江湖月眯眼曽嬿京洛塵誰道南来少知識向人修竹特相親

登平山堂

斷檻欹簷風雨頻不逢心賞為重新依稀疊嶂宛如畫
憔悴垂楊今復春一闋高歌長在耳後来佳客復何人
悠然未盡雲煙思不見揚州十里塵

泊揚州城外

地占東南會舟浮百貨通惺忪喜淮粲唱晰困吴農借此韻
春喚鴈俱北水將人更東吾廬杳何在天末暮霞紅

贈盱眙令王邦直

樽酒留連淮水邊一燈相對共茫然退閒得計我華髮

撫字有聲君壯年幸有高情種松竹可無餘思落淮川

南金不用充行𧷤古錦囊中乞數篇

還家有作

還家春已晚風雨誤歸期飲啖嬉兒笑形容吠犬疑江

山猶似夢巾篋謾多詩未負東園醉桃花正此時

樂靜集卷三

樂靜集卷四

宋 李昭玘 撰

和程適正見贈二首

壯歲干名幸起家十年蹭蹬一長嗟憑陵初託風前鷁淘汰終隨浪底沙没得玄機問黃蘖却將齊物付南華感君憐我貽佳句一段秋光照晚霞

簿領棲遲嘆陸沉滔滔何處覓知音凌雲詞句豪難敵

似水交情老更深鼷鼠飲河聊滿腹白雲出岫本無心從令收拾身閒計洗竹鋤花日醉吟

北園書事三首

葛巾茅屋自爲娛門掩槐陰長夏初聒聒難休鳩喚婦飛飛不定燕將雛繞池曳策攜雙鶴架水澆花課小奴麥飯滿甌葵數筯丁寧車馬肯來無

得喪有萬理古今猶一區鶴鳬元自足蠻觸竟同枯十年蕭散愈身輕弄筆翻書亦稱情當案忽聞緣壁蹐

隔池遥見咏苔行靜疑多事非求福老覺無心勝攝生

自愛吾廬人不到何須谷口問歸耕

贈子常二首

幽蘭一曲思無涯炊熟黃粱日已斜閉户終年心似水

讀書萬卷眼生花汗流不舍浯溪刻糧絶猶須北苑芽

東帛不来人已老只將清白付吾家

本無機械亦非愚自信沉冥與世疎一段畫圖冬卧雪

平生樂事日翻書田園無暇供餘税風雨何堪卷敝廬

笑殺貴人門下客不逢此老曳長裾

贈故人劉器之待制

文史當年共講磨扁舟此地復經過流年屈指夢相似
白髪論心喜倍多寄眼偶懷梁苑雪臨風猶駭洞庭波
從今燕坐叅空寂却笑天人被佛魔

早秋書事二首

正晝睡方起門無雀可羅風池亂荷蓋雨徑滿槐鵞齒
髪流年速江湖歸興多終期買船去卧月扣舷歌

盡日與琴語經旬無容過蟬移鵲爭樹魚散雨傾河每悟酒如聖不禁詩作魔風聲稍蕭瑟殘勢定無多

齒落

孽蟲負固飽羶葷摧折纔能絶禍根每遇屠門憖大嚼猶思夢澤欲平吞初揺不為屑先喪已脱翻驚舌尚存莫與時人作嘲笑不如緘口學無言

髮白有感

剪搣無多日星星巳數莖不空年可諱端與事俱生安

得馬肝石未嘗甘露羹有情憐陸展解與小兒爭

早秋

大暑不可怨秋来終有時露驚庭鶻睡風動井梧枝逐客長夜感美人團扇悲如何陶靖節獨與菊花期

贈漢臣

夫子以貧病終身復凍飢捉衿無可攬數米不成炊何以謝蟋蟀獨能留虔虔徒勞問倉扁王老是良醫

八月十五日夜大雨

風伯遭讒不自停鞭龍倒海勢如傾胷中洗盡三年渴

闕　千倉嘉穀入新耕

野人亦有充飢幸相見春綿滿眼明

九月八日雨作

盪滌驕陽勢已迴徧流和氣入根荄簷閒點急侵燈落

枕底聲高帶鴈来永夜故留人不寐輕寒未放菊全開

明年麥價應如土安用登高把酒盃

北園偶成二首

游宦歸来似繫匏偶依河渚寄衡茅以貧為樂漫喜酒
與世無求非絕交倚杖靜聞風過竹枕書閒看燕爭巢
却憐多事揚夫子更為玄文作解嘲
酒昏便書榻詩瘦怯寒葅志大懷千駟功高憶五湖闕
何如一盃粥晴日照吾廬

送春

終日無人晝掩扉綠陰庭草自相依輕寒曉覺池臺靜
半夜春隨風雨歸恰似舊遊鸎獨語畧無餘恨燕爭飛

飄零不解東君意却放楊花亂撲衣

有客携扇欲予題字因以一絶答之

平生自笑書成癖運墨圓毫日幾囘六角招人聊一戲

區區老媪復能來

和鮑輦七夕四絶

織女黄姑天一隅九清飛馭盡通衢年年須作秋風約

此事朦朧信有無

奕奕流雲度太虚盛陳爪果望天衢嘗聞刻楮三年久

一夕穿針乞得無
如何靈匹異人間脉脉相望卒卒還不用蛛絲爭送巧
自知得拙半生閒
一水盈盈會合難古今雲路暫来還幾多靈鵲成橋去
獨有棲烏月底閒
十月晦過舍弟庭玉處見諸人棊戰方酣頃之復
過集者皆散獨枰尚在窻戶閴然因成三篇呈
子常漢臣元一聯用弓字韻云兵鎮侯就國獵獲士藏弓後以非同韻易之今即録

於此

妙手固多暇忿兵終易窮戲餘歸一笑戰罷失羣雄風過雨雹息天明星斗空爛柯人已去斜日上牕紅

一先雖自喜百戰亦須窮狡兔有三窟連雞無兩雄霸成秦陌廣騎去楚營空老子無知觧頽然醉頰紅

得失信偶爾好謀徒自窮前功竟何在百戰漫爭雄昧者甘守拙高人成悟空不如來飲酒聽唱小桃紅

御試宿集英殿雨過有作呈敏甫學士

朝寒生廣陌宿雨漲方池霧柳和鴉重風簾為燕攲闕

多才惡摩詰無日不成詩

子常生日無以為壽偶得團茶一餅因書拙詩一

首藉之以獻

比年方貢競珍藏膚理豐腴紫辟光虬膂左回分絕格

弱衣十襲護新香貴人恩澤纔浮賜俗骨塵埃不合嘗

願作詩翁千歲壽乘風聊復發清狂

迎駕

端門萬騎錦衣紅迤邐鳴梢下半空天極奥居黃道北
瑶池歸仗五雲中金輿影度長廊日法曲聲回廣殿風
泗水昔年曾夢到拜恩何幸接鵷鴻

喜晴寄張使君

使君仁術物同情日望田疇祝頌成夜滴未休心欲折
朝陽初放眼先明比年歲歉多中上此事邊防繫重輕
食足訟稀真可樂時傾盃酒話平生

无咎哀辭二首

落落孤標氣吐虹青雲指日黑頭公兩行粉字平生盡
一曲龍吟萬事空夾路衣冠如昨日故園桃李又春風
朱絃雖在知音絶樽酒令誰笑語同
才屈千人未易量妙年文采巳飛揚終身祇得一麾守
後日空留萬丈光風馭不來成寂絶玉樓何在隔蒼茫
可堪回首魚峯路灊崦青松照夕陽

送次膺赴詔二首

辭章泛濫昔稱雄飄泊文園偶未逢舊典鐃歌歸制作

盛時郊祀待形容久無青眼憐高卧新有宮詞落九重
異日錦衣還故里却尋蓮社日相從
青雲初上萬人看中路摧頽鎩羽翰一日馳聲動黄閣
幾回飛夢繞長安翩翩丹鳳来天上寂寞雙松倚歲寒
自笑白頭冠尚在十年塵土不堪彈

次詹哀辭三首

翩然矯首奉恩除却似當年擢第初憔悴九衢林下客
光明一軸錦裝書馮陵河岳才無敵繪畫乾坤思有餘

方板赤蚪何太廹君王曽未識相如

平昔紘觴浪自怡暮年薦鶚有新知蛾眉翻作黄昏哭

樂府空傳白紵詞上國音塵隨夢斷東山簫管結秋悲

風亭月觀依然在遼鶴歸来復幾時

行止非人不自謀飄然一葉信沉浮躊躇去步迷三徑

奄忽平生閉一丘韶樂已聞更雅奏瑶池尤喜近中秋

無人解寫昇平事惆悵騎鯨去不留

雨後二篇

苦雨幾十日滿庭多土花行螺上牆屋倒竹卧泥沙澄
景生凉吹晴雲變晚霞却愁清夜夢無計逐池蛙
一氣不自息四時如轉九月流天宇静風掠葉聲乾紈
扇已謝事莎蟲將戒寒登臨偶有得不復計悲歡

贈漢老姪琴

郯嶧孤桐不可尋汧公舊斵萬黄金顧余久有沉舟志
知子嘗懷欲炙心便好安絃求妙趣不須變雅作新音
席間弟子来傾耳為問何人屬意深

某氏挽辭二首

翟茀朝初罷升堂拜已非凝塵孟光案洒血老萊衣奩鏡悲鸞舞庭萱感露晞西風原上路無復板輿歸

主饋齊家道羞蘩肅婦功疏封秦大國致養漢三公世事哀榮極人生夢幻空夫人篤好内典慈顔不可望彤史有遺風

樂静集卷四

樂静集卷五

宋 李昭玘 撰

記陵冢

陵冢在城南圖經云即王陵母所葬也索班固漢書高祖入咸陽陵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還擊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使者曰願為老妾語

陵善事漢漢王長者無以妾持二心遂伏劒而死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嗚呼聖人不作禮義大壞君子猶不篤於自信而閨門女子之行能勇斷不惑者蓋亦鮮矣如衛女之思歸共姜之不嫁其風烈足以悟動衰俗者又蔑然無聞焉陵母生於暴秦之世出於閭巷之賤未嘗聞風人之詠嘆良傅姆戒告之言一旦知其存亡去就之義而引決於死生之際豈非賢婦人耶天下大亂群雄競逐市井氣俠小人望風託附傾貲財棄墳墓妻子

冒矢石披荆棘甘心萬死之地而助為刀俎所幸封侯鼎食顯名一世爾及乎禍亂已定束手就戮猶强梁不屈謂失則為賊而犬吠非其主奚不愧於飛鳥擇木之智哉昔嫠不恤緯而憂周之亡齊女見宣王而發四殆之嘆當其禍見於已形智生於憂患何足多也秦鹿未死劉項相持一起一仆謀臣猛士睥睨於兩可猶豫之間此能陰知其成敗之理而以死明之信可謂賢婦人矣高祖起沛中委身同患者多鄉閭握手之舊獨張良

以兵法試之知其能用遂從而不去較之陵母先知之言猶有間焉夫范增不知項羽殘忍多忌非天子之度而區區與漢爭王至其言再不見用乃曰孺子不可與謀奪天下者必沛公也其後疑間一行竟以疽死何覺之晚耶曽意奇計之士不及一婦人悲夫然究觀其情斷頸不辱由無累而明為人指蹤者以私欲害之也

録僧惠泉事跡

惠泉彭城人住南臺閣子院性孤狷不妄與人交知名

士多就見之一與之語落落可喜數親之則拒而不應
義學趨洽慕唐人為詩得趣清淡淳化初曹彬緣弭德
超之諧出領節制閉閣謝客孫何自京師来久不得見
以詩自誚云欲謁元戎無紹介薛能詩板在雕堂異日
登南臺聞惠泉高槩扣其門一見如舊館於其廬饋勞
加厚將歸贐以裘馬後二年何為進士舉首第二人路
振官彭門何盛稱泉好義甚篤不求人知振下車攜僚
容詣焉其徒曰前二日聞公来已游二浙矣振留詩壁

問曰漢公嘗說惠泉師解講楞嚴解賦詩今日我來師已去草堂風雨立多時至今彭門之士語方外之游者多及泉焉浮屠氏法不三宿桑下棄父母妻子如腐泥朽梗斷割支體能忍而不愛若泉之志可謂善行其所學矣嗚呼士忘其所學者不能力行義命之說而養其不動之勇牿於聲利膠於事變顛倒潰亂撼搖煎爍如被壞絮坐叢棘中展轉鉤裂不可復出一聞浮屠氏之說瞪目垂頭怳若夢覺遽欲忘形骸脫世故而翻然與

之遊此自信不篤之過矣是猶燕人歸過晉國悲其城社而忘其眞先人之廬冢此之謂失其本心亦泉之所笑者也

跋秦系詩

右東海釣客試秘書省校書郎秦系詩一在南臺懷古堂一在佛殿東唐書隱逸傳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為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刺史薛播數往見系不肯一過門張

建封聞系不可致請加校書郎以傳考之系未嘗至彭城令在此有登戲馬臺詩疑其感事託賦不然酬建封之作也比有客自泉南来歸出系詩三十六篇號秦隱君集吕縉叔序其本末與傳粗合傳云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序貞元十六年過丹陽不知所終此差繆異爾系辭意清遠諷而不怨有古詩人之風一時與遊者錢起韋應物劉長卿鮑防耿湋皆知名士獨權德輿深愛之非所謂大音希聲大味必淡者歟夫山林朝廷之士

未嘗不兩忘而更笑故纓冠濡足則譏耕釣為亂倫枕流漱石則薄軒裳為喪我不得不然也若夫道不足與世才不足任物韋功名夸權利睢盱於頹波末路間降志愁精而不知悔彼方且杖藜引嘯於岩石之上忘形巾屨而注想雲漢視此輩擾擾蓋蔑然矣余嘗讀系詩至於老年唯自適主事任羣兒慨然竊嘆有味其言則知系之肥遯蓋有所不為而後去非沽激喜名者也世俗之人猶欲以半通之綬縶而拘之難矣

記白鶴泉

臨角門外折行而西二十步有石井曰白鶴泉野老云昔有兩白鶴翔唳而下因以名焉泉舊在老子祠咸平中侍御史趙及築新城限於其外自是泉與祠異處人或不知也眉陽蘇公來守此邦治公之餘扶奇摘古以寓吟嘯初得泉焉味甘色白於茶尤宜以謂雖不及惠山而不失為第三水人始稱之世傳陸羽張又新水記次第二十種多出東南北州之水棄而不載一旦蘇公

獨為詮賞而北人不甚喜茶雖知之弗貴也惠山當二浙之衝士大夫往来者貯以罌瓶以籜封竹絡漬小石其中犯重江涉千里而達京師公侯之家華堂錦窔招一二貴人出龍團鳳餅次第而烹之雖醴泉甘露不足比名斯泉也棄於路隅人足罕至雨潦浸灌牧兒餉婦驅牛馬負甕盎飲濯其旁七月八月之間草深苔滑蝸螺鰌鮒曳泅自得道上行旅渴不得嘗歲時遊人過者既之瓶綆一照眉髮而去蒙煙墜露涵沙浮梗以寒洌

自持而不能争名於甌鼎之間良可悲也天下之物貴於近人而賤於遠俗人之常情多隨少執競於羣衆之所趨而不察君子之獨好此幸不幸所從来而其致不能一也嗚呼物固無求於世為士則有義命者也

辨戲馬臺

城南有山建佛刹其上徐人謂之戲馬臺者也宋高祖九日登此臺賦詩燕集故事風流至今存焉眉陽蘇公嘗考之曰山石犖确不可以戲馬其南有亞父塚疑即

故臺也余少遊濡須過范增墓喬木翳日祠宮無人里人嚴事之後讀大歷中張謂法堂寺鑄鐘記考其地令臺乃鳳凰山以此知塚即臺實非塚也推其附就之始出於小人好勇喜於犯險以夸其氣俗不然驗人逐客據登覽之勝壯山河悲故國借其一弔焉二者之情不同其於狥名失實一也夫弄劒者劒殺之狎水者水溺之吾終不知羽戲馬邪馬戲羽邪當其馳騁自若顧瞻叱咤縱横出没思欲憑風雲超日月南驤五嶺北踶燕

代秣流沙而飲碣石其志亦雄矣故屠咸陽收鉅鹿震
讋三軍氣横宇内將諸侯兵三十萬畧河南而西阬秦
士卒降子嬰燒咸陽宫室分王諸將如左如右指麾畧
定投策故鄉以幸休息而漢王徐躡其後張良陰制其
鞅田榮彭越驅逸彘而驚之矍然復起雖蹴城陽蹢躅
於成皋廣武之間力殫氣褫乃約漢王中分天下而志
局矣至於烏江之困不能加一箠而東謂亭長曰吾騎
此馬五年所當亡敵吾不忍殺以賜公噫未之思也胡

不曰使我恃鬬忌人謀而失天下者此馬也殺之以祭居巢老人如此則後世君子猶善其知悔焉

記残經

南臺古剎有佛書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精勁歷歷可喜按大藏經目凡五千四百卷今所存纔十一首尾可讀者又無幾也阿含經四卷泰寧軍節度使齊克讓造廣明元年劉漢宏合黃巢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詔克讓屯汝州會許州部將周岌殺其帥薛能克

讓懼下叛引其軍還兖十二月巢攻潼關克讓復出戰關外士飢燒營以譟克讓遽走入關勢不能守賊遂犯京師昔王縉相代宗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人事不修而終以䘮敗嗚呼將相大臣不能以身任社稷安危而託浮屠氏以生死負天下多矣然辱國喪師不罹誅殛之禍者又何幸也正法華經一卷乾符六年女弟子牛妙音書僖宗既立天下多亂盜賊羣嘯王仙芝揺毒於江湖黄巢磨牙於閩粤荒墟

暴骨不堪行路士大夫顧唐將亡竄匿避禍如觸網罟
畏死無日閨門女子區區媚佛以自救亦可哀矣大涅
槃般若經共三十卷武寧軍節度使朱友恭造友恭
全忠養子李彥威也後為龍武都統軍與氏叔琮同弒
昭宗全忠亟誅之以滅天下謗此經天復三年所書崔
垂休召全忠誅宦官韓全誨劫天子奔鳳翔昭宗初不
知謀全忠既至帝怒諭使還鎮未幾復引兵薄城下惡
焰赫然寖逼輿衛強藩悍鎮陰虞爛額之禍進退首鼠

莫肯同出一手以扶天步全忠禍心滋大欺天盜國人
共怨怒友恭猶詭情倭佛以厭天下耳目使世無佛則
可果佛能報應人則又將欺佛而盜福不亦愚乎毗荼
耶雜事一卷德妃伊氏造唐莊宗次妃初神閔敬皇后
劉氏以微賤得立歸賜於佛性喜聚斂貨賄山積惟寫
佛書饋賂僧尼而士卒不得以衣食妃為此經豈非畏
后所偪耶後有印章曰燕國夫人伊氏盖未進封時所
鑄也唐制太后皇后之寶皆尚寶主之未甞用印凡封

令書即太后用宫宫印皇后用内侍省印而夫人不聞
有用印之禮是時兩宫交通藩鎮使者旁午於道而恬
不知禁則夫人私自鑄亦不為僭矣按五代史稱德妃
與韓淑妃居太原晉高祖反時為契丹所虜不知是經
何從至也其餘中斷横裂蟲鐫鼠齧雨敗塵腐無復完
綴想夫飄散蹂藉炷燈拭案補壊帷塞屋漏者又不勝
其數也釋氏之戒能為人寫四句偈獲福無量心生不
信罪抵千刼今其徒怠棄如此何稹頓之甚也不然禍

福自人不在於黄藤赤軸之間耶余感其禍亂之迹殘缺之餘因書其事聊寄其一嘆云

記劉向冢

酈道元水經注云汴水西十五里有楚王山自楚元王後世塋於此凡十三冢皆結石為之今向冢獨在城北五里蛇穿冢齧斷垣破甓茅棘蕭然疑其世非襲封不得與先王之兆域而為别冢故也向元王之玄孫以經明行修擢諫大夫蕭望之周堪以向忠直薦於朝元帝懦

昏小人比德許史以外戚干政恭顯以近倖盜權向肺腑之親乃心王室抗危言吐孤憤必欲推拉小人拔天下正直之士在帝左右以清天憲方羣邪側目相與攻詆勢不能支初下獄再免為庶人終十年見廢蕭望之周堪皆被誣自殺向獨得不死而志亦不少衰可謂忠矣惜乎既以身當怨毅然特立不能暴小人之惡揚於王庭以動天下之公義及使外親上變而戒帝無漏言彼所以揣其不足畏而又欲擠之者也當是時韋玄成

貢禹以經術位大臣不能助善排惡為向明區區之義指以為罔上不道由此觀之為向之言者果亦難矣厥後成帝沉於内嬖王氏專制威福上下之勢將轉衣為裳忠臣良士惴惴懼禍向引春秋變異欲以劫其心而終不省其一二豈言有所未中歟趙氏殺太子國嗣屢絶當此之時因以天性不忍之愛父子之至情引諭禍福指明治亂之漸庶幾惻然知悔焉夫震雷變色作於須臾蜂蠆螫手終身戒之何則遠於人者不必甚畏

而迫於所愛則惟恐傷之也若向之博極羣書議論不詭與董仲舒揚雄司馬遷相先後可謂命世之才矣於今洙泗之上士多博洽廉靖樂道者盖向之遺風云

錄張祜詩

勝因禪院有王智興詩刻凡十餘篇最後處士張祜酬智興詩曰更有柱天功業外李陵章句右軍書智興本徐州牙兵屢擊李師道有功為沂州刺史長慶初河朔用兵充武寧軍節度副使領河北行營朝廷用崔羣為

武寧帥羣畏智興難制密請追還京師未報會赦王廷湊諸節度班師智興還羣遣僚屬迎之戒吏士委甲智興斬關以入殺異己者十餘輩然後謝羣曰此軍情也羣為治裝去智興以兵衛送還朝至埇橋掠鹽鐵院刧商旅逐濠州刺史侯弘度朝廷方罷兵不能討詔以全節付之祐所謂柱天功業者既已誣矣字畫抵捂如刀筆吏所為詩句淺惡甚於里巷小人嘲詷不根之語祐比之李陵右軍又不情之甚也嘗讀杜牧與祐詩以謂千

首詩輕萬戶侯此豈足以輕萬戶侯耶唐自元和以後
士人多以辭章遊王公之門謂之投卷所業者大則薦
聞於朝小則資以賕貸士之急於人知無甚於此時也
戰國之士挾持詭說以搖諸侯一見而為客卿再見而
為國相在則令人安去則令人危全城廣地獻於朝白
辟黃金將其後較其所得止足以咤怨妻賣仇女後世
謂之賤丈夫況夫彫畫章句卑辭斂衽以業一顧之價
而自信於終身其視賤丈夫猶十百也習俗之弊使人

如此嗚呼信道不篤喜於自媒能不以美言爲禽犢者寡矣

說二洪

泗水有二洪自城南五里曰百步下百步六十里曰吕梁百步言其長之數吕梁則見於莊子者也鉅野之北衆水合并滙爲大澤大澤之水又決爲兩支一則北過於汶循齊之右足而入海一則南過於沛走彭城之脅達於淮而入於海由沛而上則謂之泗水泗與汴交流

爭於兩洪如吐於咽嗌之中怒不得逞此湍險之患也夏秋之交時雨暴集不辨牛馬霜寒水落巨石磥砢如伏鬬士布陣馬水之來也左旋右折而突出於兩翼之閒騰踏拔揚而出立而睨之股揺目轉疑與之俱靡瀕河之人狎水如陸御舟如馬習於疾徐上下之數挾以專利行人往来一聽其可否之說少不當意則操篙却立貿緪鞭牛而不顧其用情酷矣景祐中李文定公遇水大涸起徒千人火烈而醯沃之扺以巨鑿而排以飛

掟雖不能盡去其害而勢亦少洩後之議者必欲行公之志使之淤漫安流而後已此迂論也夫泗之為水若江漢之有源也游而無節則不數晝夜而竭安復有舟楫之利哉人且車矣夫天下之事有人力所不能爭者皆天也世俗之人必曰前人所未至而天下之智無易於我而力為之其克濟者鮮矣自古功名之士好為奇智拂天下之公是强所不能以成其私欲未能以三為四而其末流卒至於大壞不救由是觀之莊周塞聰攦

拍之論良有取也

録德宗詩

唐德宗賜張建封詩皇太子誦書在太守治事堂之東貞元四年拜建封徐泗濠節度使以備李納十三年朝京師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建封賦朝天行以獻將還帝賦詩以餞之即此詩也德宗性猜忌諱過愎諫甘心姦諛用盧杞爲相賊殺賢士大夫流毒于民天下側目欲食其肉猶曰我未見其姦邪其狠暗可知矣奉天之

難大器幾覆殘家破國出於心寒股栗之餘深自懲創始行姑息之政優恩曲遇如撫藉兒女欲以結强臣悍帥之心而方鎮日益怙亂唐之威令自此微矣建封以忠力自明寫情帝側故歡然眷與動其忠槩親製其辭文使儲后書之可謂異數矣然自貞元以来忠佞不分誅賞無信予奪不專於天子其失民心誤天下非一日也四方羣亂兵拏不解四凶二孽煽禍相戛朝廷出師問罪如持三尺箠行羣虎狼中既驅於前已攫於後豈

建封一手足之力所能捍哉觀德宗初用陸贄於艱難奔播之中能聽其言引過自歸以謝天下故詔書所至武夫暴卒無不感涕毅然宣力戡復之功贄有力焉及事平之後蔽裴延齡之讒遽欲誅之其忍戾不仁如此反欲以方尺之紙　屢革之言以起天下之義心芟除根柢之患固已難矣嗚呼自古君臣相與之際無漢高祖之大度光武之赤心唐太宗之知人猶以功業望人者雖行道之人猶不信也

樂静集卷五

樂靜集卷六

宋 李昭玘 撰

濟州真武殿記

北極大帝位紫微垣左右四將真武在其序明威正一實帝之司殺者也按太上真武經元始天尊於上元天宫說無上至真妙法時魔鬼流行横毒人命幽宂之氣上蒙天闕有北方大神將號曰真武能以正法祛攝邪

厲即以符召之付之馘滅生人既安乃復其位大無量心不斷仁濟晦朔之間一降真馭蕩除不祥扶翼廉善故尊事祈報之禮甚度而度危拔厄之功著見非一天禧二年有龜蛇見於都城東南隅即真武之質足神也居民不日建堂其上以表異之有泉湧其側病者謁之一飲良愈詔遣中使度地置觀名曰禪源加真武號曰靈應真君凡神降之日公侯貴人宮闈戚里朝士大夫閭巷庶人屏居齋戒奔走衢路摩肩擊轂爭門而入歲

以為常方州小邑閒設祠宇寖乆不治雨漏塵委狐鼠穿穴靈響寂絶無所憑附大家富室猶能虚館寓嚴器飾薫祓汎掃以迎其来下里寒陋敗帷破屋父子喧呼腥穢不除欲望雲旗聞風馬九天寥寥區域萬里果何在也夫大淵空谷窅然静深如有神物使人色動形悚無敢狎侮有所畏故也是心也人誰無之顧作之何如耳天慶觀舊無真君祠奉議郎陳公㲉語道士史知真曰天之威神位在黄籙汝知日誦其經不能為人請福

赤黄冠之罪人也余願以月俸三十萬造真像寄位三清之側以示警發度材聚工峙基結宇汝之責也知真領其語因謁諸里人有河東薛洙者士族子也歡然應之曰此吾志耳相與風曉善類積錢一百三十萬度東南隅為殿四楹涓日之良作大醮設以奠神位劍芒霜冽日采電射玄衣矯首赤靈吐舌天丁玉童猛厲靜莊旗旛飛揚儆風觸人香嬰上騰髣髴雲霧衣冠士庶羅立庭下拜而升拜而獻獻而祝又拜而退踧踖屏息無

敢噫唾如負山岳如臨崖谷猶恐神之不享也非有畏心孰能使之方斯時也志專氣柔五官無邪七情不競恍惚之閒影動響觸莫知神之所以來也如是者特須史之感耳幣焚罷徹飲福言歸行路顧瞻不見可畏向時之心寢爾迷滅神之去人亦復遠矣神行乎空虛遠之不得疏近之不得親因人之心為之去來故化材以成象因象以致其心此奉祠之意也人能有常心不變不惰如獻祝之際日勵而時出之無入不為善則神將

保汝爲福無窮事之順遂者不祈而獲顛危疾苦必有以振虎符不飛靈劒不試伏妖飛痓嘯梁瞰室之禍無得而憑陵矣凡諸邦人儆戒無忽政和五年四月二十日記

徐州巽臺記

徐古大州氣象雄奧面抱巨峯背負連嶂汴泗走乎兩肋長洪齧於衿領之間重岡鉤阜夾曳旁立如鬬如逐如邏如遏雖欲放觀長想意已迫矣州之東南地勢委

靡紆以平林演以廣隰山舒而水緩悠然逝隤然止如大路馬安安徐步如隱君子偃卧退匿可望而不可及使人心目暢達而不病乎拘阨獨此一隅爾鳳山僧行介即其居之餘址疊石為臺崛然百尺以直其隅憑陵半空睥睨孤刹東南之勝交薦於臺上臺上之觀委虵而無窮也凉秋八月金氣既明草木鮮静天宇空澈太守王公率僚屬登其上而讌飲焉是時也微風颸颸隨乎欄檻飄颻乎衣裾颯然撇巾髮而過也煩昏頓祛神

奥超發邈焉引覽千里在睫況練光之橫溢紺螺之明滅飛帆欻見孤鶩乍失不舟不轂以意為遼直將跨流雲於蒼莽軼征鴻於泬寥而後已也公顧客曰異日有此樂乎吾欲據東南之會名此為巽臺非特辨方配物又以表吾之所樂也有客曰巽之名則稱所以為巽之說竊為公發焉解倥偬而攬高明逃諠嚻而接遐曠欣於暫得而橫謂之樂非樂也今夫肆目之所適快心之所適觀滄海之浩茫識閬崑之縹緲摶扶搖擑膠葛浮

河漢而問津於牛女猶未猒也須臾思窮力怠攉頽却顧盃案狼藉人語聒聒曽未離乎一席之上已愀然不悅及乎風霾暴勃霧雨迷塞天寒日暮不可竚立嚮来之樂顛倒潰亂不可復覩而憂隨之矣大哉樂乎古之為道者不交於物意無所至收耳目之役闔吾神明之舍冥乎至虛以六合為内如此則髙明遐曠無時而不與吾俱存又何能終日栩栩從物飛揚而不返哉故易曰巽入也

真樂堂記

李子以書乞墨竹於眉陽先生先生不妄許可得李子之言喜而不拒作大小竹石二番以貺焉李子再拜而受正顏色而觀之柯葉脩勁聳動偃仰風雨霜霰所不能凌廉角竅缺盤礴屼嵂百夫不可轉也一日而神動二日而心化三日不知形骸之所忘意慮之所得彷徨顧步如恐其忽然失之也當此之時雖疾雷不驚飄瓦不觸況乎睡寐飢飫晦暘寒燠所能覺哉先生謂李子

曰君豈復事此兒女子喜好者也先生道德高重冠服
天下歘然猶以兒女自處則眇乎不足數者非敢與知
也富貴聲色得之則淫溺怠傲不得之則窮日力而爭
此壯者之所好也飴蜜梨栗得之則莞爾而笑不得則
踓若有失而不知所怨此兒女之所好也及夫愁精摇
思昏病羸僂踓堂堂之軀未嘗不為兒女之所輕挾懷
咀嚼叫呼相擲踓三尺之子未嘗不為壯者之所嘆二
者之好果誰樂邪然而壯者之好無窮兒女之好易足

吾以易足者爲眞樂夫爲天下所笑必以笑天下者也爲衆人之所棄必亦棄衆人者也物我未定不可奪此而與彼則姑從所好吾豈知有物哉今以先生石竹掛於坐因名其堂曰眞樂且以成先生之貺而不敢忘也

葬遺骸記

元豐壬戌京師之東自春徂夏連數州不雨徐於他州獨屢飢而旱甚故其民尤病太守高郵孫公哀民之久窮也寤寐如疚憂見言色凡山川之在境內與其佛老

子之祠不以遠近疏數皆躬請焉至於徙市舞雩之法

亦復為之雖雲徂雷升徬徨回薄拒城四五十里輙止

疑若有所忤而却者人莫知也是時民以艱食往往盗

發荒塚取故塼以售日或百數州有書生江天錫能道

晉相和魯公凝記夢事因客以獻請公加禁罰公聞之

惻然翌日下令戒民毋得發塚期以不貸遣校吏拾野

中遺骸得一百八十餘軀葬於城南官之廢地為之祭

告而後掩焉後三日大雨一夕而足初魯公微時偶歲

旱夜禱於家庭既寐夢遊新橋頭數十人聚語道上若
弔若賀者怪而問焉前一人對曰吾昔居賓德坊開運
二年死葬於金山之陽吾之閭里附金山而葬者八十
餘家歲遠子孫淪亡祭祀不主無理之人輙破墓暴骸
歛陶甓以為貨悠悠之魂無所棲息故冤哀之氣上薄
於天帝實震怒踰時不雨使彼方之民愁餓危蹙為吾
等報也然來者猶未已吾方得理於帝君能為我言諸
守長可為之禁而歸吾故宅庶幾可和陰陽回帝怒而

致膏澤焉願公無忽魯公寤即以書抵在位者如其言
而為之果驗夫鬼神之難知也久矣知道者不必窮諸
形聲而後信以理推之可也孔子嘗謂子路未知生焉
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信乎死之與生鬼之與人雖
陰陽晝夜所役之不同要之情狀猶未離乎其類也夏
涼冬溫燕居燕寢覆其體膚藉以筦簟一有不足則通
夕不寐及其為鬼也毀其室宅暴其支首淒風烈日無
以自蔽豈獨無人之情也哉世固有賤死而蔑鬼者與

其自戕也特一間耳昔東海繆殺孝婦三歲枯旱後太守得其故祭孝婦塚天立雨歲即大熟以此推之掩骼之報固不疑也雖然君子之用心也不期於巫祝之說亦曰仁而已矣達吾不忍人之心致吾誠而為之若夫報施之端有無之理不必論也大矣哉孫公之仁其利溥也明有以振其生幽有以安其死輒書其事以聞諸四方士大夫之仁者庶幾公之澤益廣焉元豐四年七月日記

任城修佛殿記

至人無形合宇宙以為形大道無寄因萬物以為寄形無所窮則不可思寄無所在則不可致若夫游想於恍惚之間假名於真寂之外所見非見所得非得是猶鑿地求天止能見影尚何足以覽太空之寥寥指靈明於無礙者哉西方有聖人號其身為千百億化身無往而不通號其法為大寶藏無求而不具變化出沒廣大圓滿不離自性行住坐卧飲食謦欬皆為解脫色所不能

見意所不能取以三十二相觀則相相非真以七寶布施修則布施隨盡故非去非來非有非無是名寶相持一句偈解無上意是名無量福德至於金玉珂貝繒彩雕畫纖麗昭爛作而相之其富無倫高堂廣厦丹楶藻棁发業沉邃覆而棲之其貴無敵瞻儀引仰胝足血顙歌唄環遶無日不在是於無為中安生緣影自以為得妙道之行是亦踈矣然則法無二門根有利鈍太上無修非心非佛其次不修佛而修心其下不修心而修佛

要其有所至一也由是言之以色相觀以布施修是人
雖不能生無所住心已於三毒火中得甘露味必竟清
淨不纏煩惱與夫夸悍哭盜欺忍頑戾不知可修不見
可畏如鬬獸觸格黠囚抵獄不順羈紲不承箠訊跳梁
倔強自速喪害者固有間矣此佛氏之崇塔廟所以有
情化也昔者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過晉國同
行者指其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其廬曰此
若先人之廬乃潸然而泣夫悲不自知對境而作凡人

一禮塔廟一瞻像貌生歸信心起清淨想亦因於境而已外境所設豈能使人生如是心起如是想由自性中本来有故冥冥之民必待境而後知化乃蔽而不自思爾噫性不在境依境而後覺境不碍性見性則自忘及乎萬想俱融一真常寂五蘊六根悉是幻化山河大地悉是虛假向之所謂塔廟像貌者乃聚塊積薪而已其於佛也奚有

負日軒記

天遊子窮冬苦寒薪火不足鑿屋之南垣盗太陽之暄而曝焉大明既升赤烏吐精玄冥收威萬物皆傾叢林之鳥穴𧉅之蟲鳴呼攫躍磨喙伸足于于愉愉莫知所作吾方垂頭隱几閉目擁鼻傴僂而負之初焉若沃若嘘强者柔屈者舒爬搔引挽無意不如少焉肌血活流經於髮膚骨肉俱融充乎虚空吾不知形骸之所以為我我之有形骸邪吾不知洞户奥室綈帷十重白狐蒙茸巨爐獸烘酒行十鍾有樂於此邪吾不知大漠之北

氷厚三尺鑽木敲石煙火不出十指欲呵呀然已踣有不幸於此邪吾疑夫隂陽氤氲太和渾淪還我以性命之根使我遊真挹醇與天地並存而獨有此邪吾是以愛之而不知厭就之而不能違晝則遡而東昃則遡而西竊竊然惟恐其去已也已而羲馭將宿奔於蒙谷吾不能疾走而逐於是始不豫於吾心吾猶計之卒歲之寒不薪不火庶乎計日而長有此也及乎朔風吹雨飛霾四昏老隂司殺怒氣慘烈其闕萬物鳴者吟飛者

戢吾亦拘攣拳曲拔肩累足鴟蹲蝸縮敗絮自擁悽酸百種蠢蠢時動如蠆包蛹雖沸九鼎燎鄧林使吾沃而煬之恐未足發吾生氣而綴吾餘息追幸前日之愛不可復也故吾心更悲夫一晝一夜陰陽代更一寒一暑四時錯行此萬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天地亦不得私於萬物今且狥吾所愛將獨有以成吾私既知其不可有也始則不豫於吾心終則其心更悲不亦惑歟然則天下之物叓於利害之塗與吾身託於變化之間者果

可以獨有歟至於鬭逐排擊一得一失喜怒相賊而自
焚溺者不亦大惑歟是說也雖野人不得獻之於其君
吾將自事其心焉

樂静集卷六

樂静集卷七

宋 李昭玘 撰

勑謚靈慧大師傳

師諱仁節俗姓張澤州高平人也母初妊夢白光照室生而有異相眉目澄秀手過於膝七歲不肉食不衣紈綵耻從諸兒戲弄父為館書生授詩禮數不受教書生呵責之師曰自性具足實無可學諸法空寂亦無所說

何用讀書為書生曰小子敢爾吾獨不能教汝邪師因詰以經義怳不能對師曰未能利己焉能利人書生大慙服其父聞之曰此兒夙生法器已能出離世間當求正眼證了真際是時白馬寺遠法師號通性相攜往見之法師使誦金剛經師纔啟帙遽發問曰一切經皆云如是如是如是之體果在何所若有處有名即是我相無處無名即是外道法師無以答顧謂侍者曰不意今日復見善財童子後三十年當大揚教法汝等悉心供養師

既融徹正智欲開度迷濁行化四方以廣緣遇幅巾芒
屩不求變俗初不知其異人也儀鳳元年過濮州濮陽
縣大姓王敬僧邀止居第躬啟法席然宿蔽情塵陰懷
怠慢一夕與其母問法俯仰恍惚見金粟化身放大光
明充滿内外敬僧惶怖回嚮亟斷疑網召畫工潛寫光
相六日不成師責之曰賊心未除豈見真相敬僧阻懾
悔罪更以黄金鑄象示堅固信一鼓完就師曰莫作是
念須自心解脫方得見佛開元初南遊黄梅寓蘭若堂

中見如來像不加瞻敬拊膺自呼曰大雄世尊顧謂第一座曰佛在身中莫從外覓恭敬讃嘆皆是妄想作禮圍遶但行邪道一切凡夫知修福德心不修無住心知皈依色相佛不皈依自心佛如此起觧未免墮落在因作偈曰真佛不住有相非真若求有相即是迷人中有明法師者善講大涅槃經指摘疑義懇師開決師曰三世諸佛十二部尊經皆以無為法未審和尚將何詮說凡如說大涅槃還見大否若見大者即是說大涅槃若

不見大而說大者即是謗大涅槃莫為語言了了便持
我見如破此疑障師特為印證尋亦領契一日都督啟
聽事堂召禪支名宿與師評對師辨才流速無敢敵者
即曰是法平等本無驕慢亦無怖畏無為白衣論道輒
生輕賤公卿據席爭持怯避今日諸人各為佛法大事
如兩軍決戰箭鋒相迎先墮落者便入死地有說速道
時諸禪子默認玄旨作禮而散開元五年南遊梁宋望
都梁山氣象明秀謂其徒元惟良曰昔世尊未滅嘗有

五百羅漢於此棲迹今猶有窣堵波在乃淮川福地也
佛度衆生無有差别而衆生感遇自有期數吾將大起
佛事莫如此地耳翌日同次於盱眙先福寺頓錫涅槃
院相地之東偏誅壟榛棘覆茅爲廬從者如流不日成
聚或問曰大師從何方来特起化道曰吾昔居西竺香
象山北方衆生宿有因會故来度拔先有僧伽道人過
寺三請不受乃言曰吾因緣不在此耳後有白衣人即
無垢眞身爲法津梁汝當歸重昔五百羅漢居此嘗有

甘井大石覆焉是人至止當自開洩亦正法流通之驗師既來從者告無水命具絙錘發石出井而飲溉大給令號為羅漢井九年師改修故寺應響道者信心未固與門弟子曳杖淮上逢一流骼扣其顙而問曰金玉滿堂莫知誰守四大六根令復何有明妙真性本無起滅情境盖纏入生死道故了之者不受後有昧之者常與物遷汝等持修可復流情彼方之人聞是真語洗心喜捨斲材取鍛千里而至師法力願海囿攝有情故神人

弗違善惡均化方構楝未具聞豫章石浦山巨木無計
復領徒南度躬命採度險翳之間異物憑負有大蛇呀
噏氣焰熛烈衆不敢近師為之戒曰毒無自性業力所
成汝子在前肯復殘噬觀汝此心本來慈忍業未盡
故還生殺害作是語已俯首委蛇而去斬伐朞月得美
材萬數皆筏乘流初艤淮浦暮夜風烈漂激殆盡門人
惡睨師獨恬暇自如須臾風息潮泛俱集浦中後人號
其浦曰旌異焉將達先福淮水幾涸最大木數百章重

於挽曳不日水暴溢木亦隨至廣陵楊生擔鑄大鐘以侈法具既而金齊方流如迅雷震聞於數里都人士子竦動驚儆頓有悟入越明年殿告成未嚴像設董事者請募檀施師曰異日當天授寶相行俟之耳後果有鐵像浮淮而下泊於境上迎置廣筵巍然端睟乃彌勒佛也江都劉氏鼎建寶塔所費億萬雕繪瓌麗工技幾成乏鉅金千畚夜禱于庭翻空而下遽就緣力門人謝居士西遊陝州偶都督崔公酺饗於開元寺居士過其門

顧金剛像訶擊之曰汝知佛性否闍者斥其狂執以見都督且疑其非常人也命具以情對居士曰吾非狂但令人誦金剛經不知其義正如此土梗耳崔公却音技召諸釋子談金剛經義無一人應者居士爲開析如流聞者通解或問曰汝從何證授曰都梁山三賢大士吾師也崔公昔慕真範輙東嚮拜遣使馳五百縑副金帶以獻會廉使按縣或告師以左道疑衆使即詣焉引師詰責曰道人當以正法示人可復簧鼓邪說師唯唯稱

咎乃衰會學徒講涅槃義如師子音振越閎厲使者深
省妙趣摧伏魔見合爪稱嘆䙡奉白金百千以助香炬
玄宗皇帝早服高悟召入内殿恭問心要欲以如来衣
易居士服懇託至三請俟他日乃受澤州司馬改號玄
寂并賜章服道具適其所從師以應緣未畢願歸海上
詔復其所將戒行有大乘雲禪師者領徒五百迎詣丈
室祈稟機訣師曰若欲問佛即心是佛若欲問道無心
是道心體清淨與虛空等不可執取亦無證解如如自

然乃是真覺大衆此是自身中事莫認他人語句努力
珍重師還抵舊住有南山暉律師來勞跋履因問曰大
士不破律儀不持戒法和俗同塵何有差别師曰名有
緇俗心無凡聖吾從阿閦佛已来深得正法故内秘菩
薩外現聲聞與物波流實非有我今如此言迷執我見
持戒出家本求遠離而心有我者即同凡夫律師感愉
而去忽有二梵僧參禮師引納尤厚嘗中夜講話但聞
婆羅門語數日梵僧辭去門人訊詰宗嗣答曰此吾師

也昔在西域遊化五天竺國爲吾授記行止相失今四
十年因謁清涼山方知投足此地然彼我異緣吾亦西
還耳師道化大行風靡四遠華岳黃冠郭談虛趙来訪
問遽謂師曰吾服氣鍊形積有功地將何便門示我解
脫師曰大道無形至虛爲體滌除玄覽物物皆無舍己
尋方猶鑚氷求火氷盡力窮火從何得談虛懃屈悼然
告往遇三虎踞道求哀戰伏師遥爲攝持遂獲行邁初
工事起徒邑人陳招不倦財施頓輸錢數萬師曰比暫

從汝貸為汝守之耳師赴詔還招已殫囷屬夜寢方寤聞風雨暴至卒無有也黎明家奴報數百萬錢還帑中矣師多刧因緣悲智具足威力無量降伏一切宴息經行天神擁衛故能警動聾緣成不退轉調服魔戲為善知識者其事非一也嘗訪臨淮富人藺氏家有嵩山李全芝躑躅展謁藺氏揖與之進師方隱几澄觀有二大客跡士紫金相持劒左右全芝怖却顧垂悲濟師為攜接門人吉證從師往上方既還已昏暮覩介胄巨人標

相威厲徐躡廡下師至具以疑告師曰此名樓至如来最後得佛有大神力護持正法阿修羅種見即膽裂汝以定眼觀之勿畏也開元十五年為凶人誣訟刺史械付吏鞫訊尤棘一夕大雷雨墻戶俱徹同時繫者五木隨解吏以變白刺史傍徨懼禍師勉之曰瞋為毒業如火熾然火盡復寒終歸清淨我法無諍猶如虛空織溺兵燒空終不壞如是淨念勿生狐疑後縣令以強忍抉恚召師具飯餌毒其中師覆盂於地震裂三尺令觸顙

謝過師曰法無我人寃親同等雖殺父害母不生憎怨如来性中不說罪福但冥有心永離顛倒何多謝我也緇流無明每忌師出已陰賂姦俠託以戕害偵夜僚操鋑潛入見天人捧足龍象游戲屏氣辟易久之推户閴然遽欲前進變現如故乃投兵悲涕誓從悛洗師棲止簡易不戒扃楗每出應供詒執金剛曰善為吾守果有盜得衣將竄拘不能去師還猶奉伏待命顧謂執金剛曰姑舍之盜即棄衣慚遁其變異感忽不可思議皆此

類也天寶初化事大就吏命督工劉海者增傳殿址以
杖畫壁曰大水將至明年淮流漲溢不移所誌廣陵耆
老依止既久來懇師曰我輩與佛同世未能斷除結習
願畫一音相晨昏瞻事庶幾常起正念不染三毒師許
之尋召工和涅丹碧種種變化竟不能繪寺傭李遠者
素侍巾錫以無心觀相落筆皆肖衆競讚禮五年十二
月十三日早方盥召門弟子曰吾因願既成來去順流
今將逝矣吾滅度後四十年不移此邑當復相見學道

人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心法雙寂此名見性諸境攀緣悉是邪見應如是知應如是住違吾言者非吾弟子吾非汝師嗚呼生死事大如救頭燃歳不我與悔將何及復作偈曰身從幻化生四大隨變換還從幻化滅不滅乃非幻滔滔生死海迷者自流轉但照本來心一息過彼岸是夜向晨沐浴趺坐而滅報齡一百有五平地大雪林鹿悲鳴山祇慟泣門人相與議曰昔皇帝為師改服云請俟他日今其時也乃掛衣祝髮儼如生存

卜葬於山之高原而建塔焉師惠命無碍凡所說法皆
密契楞嚴圓覺金剛的義故順旨投悟委順而化者或
以側足或以坐忘蓋亦千計建中末傳業繼序者猶數
百人屬兵蹴兩河師昔建淨居竟為煨燼因移寺於涅
槃院將遷其化身傅以塗漆啟發之日鐵函已壞而神
色不變眉髮修默即以華旛道迎藏於別室往日之言
正四十年矣五代之亂群冦剽削有士人官于盱眙者
挐取慈相絕淮浮泗過于彭門其舟屹然而止舟人聞

之闔境奔仰咸相謂曰至人化現有方隨縁度物豈吾徐之民將利其賜乎越明日道俗千人頂頁膝行奉安于乾明寺法雲所覆千里蒙潤西跨梁宋東達鄒魯長淮之南清汶之北有目有趾者咸歸赴焉我朝慶歷七年尼惠忠發大願力造塔於寺西南隅層甍危絢寶坐崛起四方獻饗綿絡不絶數當輪巔發布光相觀者踴嘆寺有古鐘聲振脩遠而棲庇太陋方陰霾中射影簷障見隱突閒宛然模象連復數四玩揭重觀即不復有

熙寧十年河決澶淵東注淮泗環浸城腹民命如綫太守眉陽蘇公軾率吏民致齋祝期以旬日之間水退城完奏乞謚號漲怒果息而淫雨連霔再罄誠謁廓爾澄霽踰月表上其事天子異之賜號靈慧大師塔曰靈慧塔元豐五年高郵孫公覺來守此邦也歲久旱精禱塔下甘澤霑足因取謚號勑書蘇公祈報詞疏并刻于石河南王公説代領府事六年夏時澤愆啇祠謁多不效公默念靈躅宿具薰饗逹旦霑沃六月孫公以書移曹

南李昭玘命採次遺事為之記録得大中元年釋德秀行狀于尼惠忠院元和二年翰林學士吳通微碑于故先福寺以二者參訂芟其重複汰其語意鄙近與事不合者證以年月為之傳云師出世與僧伽相先後故其事尤類蓋於後刼中同一緣化迄今雍熈塔左猶配禮焉或者以為宗門手足其實非也

送吳秀才歸汶上序

唐李衛公薨百八十年士大夫有觀故物於其家者感

嘆惻隱斂容肅心竦動耳目如見其人彼其聲音笑貌已散於冥漠氣血精魄復化為塵腐後之人方且區區起慕于手澤之遺物此獨愛衛公之賢為不足故也物之偶存者猶然果見賢子孫則愛之宜何如故文肅吳公起布衣致位二府熙寧初言事不合出治鎮海不朞年告歸澤施于民者日不給道行于已者未能如所期天下之論至今傷之吳君說禮文肅公之季弟子也篤志好學議高而氣直落落有大器吾於文肅公雖不及見

所愛者吳君耳夫水之阻閼者決之則灌千里木之壅壓者一發則枝大乎榦所積之勢然也吾將見魚山之塚松櫝有光色汶水之廬賢士大夫結轍而來遊者復自斯人始傳曰樂與餌過客止吾無能留吳君矣君可自留耶日回月周時不與人遊君其勉之

鼂伯均字序

南陽鼂子過余曰公東名伯父所命也取周詩東國之均為義願請字左右敬從教余因即其義字之曰伯均

伯均之理固有本為子詳說之世俗之言薄等厚小齊大割沇補劓斷脛加足一視同情乃謂之均非也此小仁私智信情滅理自以謂得盡物之心不知搶攘剖擊之患自此始矣天之於物寒往則暑隨之春生則秋殺之一雨即潤一風即動不為大者餘小者損乘其運之相推付其分之自宜即參而談更先後而一此均之義也地道亦然陵高澤深水濕火燥金沈木浮翼飛角遂若違若從若離若合各正性命混為一區所均亦大矣

有人道焉貴食肉賤食藿君子乘小人徒賢役不肖不能事能尊則數隆卑則數殺使人以域守以畔立靡然聽順而無怨爭者各得其均故也天地陰陽猶不能反物以行其私任人之事者不以好惡取舍累其心從其理之當得則不待斟酌推移而天下平矣必曰吾能貴吾能賤可進可抑可與可奪不任其均而惟其均之者在我其克濟者鮮矣斗斛權衡不為怨府至公之所寄也輕重虛滿一有心焉則無以信於人操之者罪也𪊨

氏漢家令後文莊公以亮直忠厚參真宗政事推大公至正以服天下而天下稱其賢吾子四世孫也好學有遠致以名節自勵異日必能似之吾子勉夫

晁子安字序

潁川晁子求字於余而俾序其說三反而益勤吾聞責善朋友之道也吾子既不鄙而與之游不敢不告人之秉物大小輕重要之執而勿失也而莫慎於執玉冕弁入朝奉祀宗廟大君天臨神明交乎左右圭璧在手屹

然而立聲氣不動若有所聽者安其心以奉之故也不然傲而高怠而每下有所思而躋驚懼顛仆而倒置者中自亂耳士之學道者必以執心為主智及之仁守之莊以涖之擇術既審見善既明吾將操而勿捨也如彼而阨窮如彼而利達吾不知也行或縶之止或挽之吾不知也所知者吾如是而已見得不惑臨難不懼奉其身以立於義命之際甘言厚利不可撼搖大威強有力者不能掣而奪也行無奔息卧無噩夢神舒氣怡泰然

自若者吾能安之耳夫心危物也一動則不可禁三牲
在前五鼎在後文綉睟亂淫哇嘈然勢利之徒左右招
之睥睨之間風回波靡一舉手而攬之頹然形往安暇
固平日之挺持者哉詩曰秉心塞淵外物之來不得其
隙而入窅然靜深無以撓之非安而何昔文元公仕
仁宗朝致位内相履道夷坦與物無競及其老也退而
家居著書樂道以終天年出處之際始終完一天下大
夫皆尊仰之究其心之所安非一日之積也吾子好學

特立靜以自守不妄取捨異日必能似之謹再拜以告

請字曰子安

燕遊十友序

余發故篋得頃歲所藏古器銘識晉唐石刻唐人遺書名公墨蹟臨倣諸帖小畫水石蟲鳥傳模畫本類而緝之判為十帙名曰燕遊十友此十友者淡然相與無求無責數見不怠久不相接不相遺信乎可與忘年者也日有餘力悠漫無寄遇事齟齬頹惰不怡揖十友者置

之坐隅更出迭進各獻其能而為余勉焉吾是以出處
與之俱而人莫能間也客有聞十友者過而謁之謂余
曰孰無好子獨瑣陋淺促非磊落人也特兒戲耳余曰
以紙為鳶以竹為馬奔走跳擲觀者笑之乃自為戲而
不以戲人於人何病必曰舍己所好以從人正所病也
客曰垂頭几案手不停披目運心移卷窮意盡此須臾
之適耳余曰雕堂綺席歌莞迭作歡樂飲酒亦須臾之
適也適去而憂隨之則余不與焉客既無以屈余意又

從而諛之曰傳有云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爾令子之賢過博奕遠矣余曰彼夫子進人之語也若賢實其難可居自回賜而下不敢覬焉不然何其賢之果以此為賢必有操戈逐其後者矣因強而藏之友者以自娛非悅於人也何必示人容默默而退政和丙申季秋序

樂靜集卷七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潘坦